

微信群的集体厄运

● 常铭

微信群是网络社交平台。就基本功用而言,有行业群、专业群、工作群等,五花八门、林林总总;就成员身份而言,有同学群、好友群、同事群等,形形色色、各色人等。

举凡加入的微信群,其“生存形态”或言命运归宿,往往从建群或入群之初的热热闹闹、沸沸扬扬,蜕变成后来的冷冷清清、凄凄惨惨;微信群带给我们的心理反馈,从最初的好奇、便捷与高参与度,异化为反感、困扰与低显示度,有的因不堪其扰而一退了之,将其扫地出门。

究其原因,笔者认为,无外乎以下几方面因素:

其一,信念丧失,离谱跑调。随着时间延长和入群人数增多,久而久之,很多群友开始耐不住寂寞、管不住“指头”。他们不守“群规”、我行我素,希望通过频繁发送或推送无关建群主旨的信息,为引起其他人对其关注和重视,即便令人反感也在所不惜。长此以往,微信群逐渐丧失了自身功能定位,背离了群主建群之初衷及“群众”入群之初心,最终堕落成旁门左道、不入主流的

野路群,自我推销、索花讨赞的广告群,漫无目的、胡聊乱侃的闲聊群,拉帮结派、哥们义气的江湖群,针尖麦芒、火气十足的斗嘴群,万马齐喑、一言不发的“植物群”。

其二,鱼目混珠,良莠不齐。都说人以群分,但这话对微信群而言似乎不太妥帖。因网络的虚拟性和非受控性导致的身份模糊,多数微信群无法对入群成员的年龄、性格、志趣、能力、素养等进行实质性甄别,除非以实体空间检验为前置性条件。除人数比较固定、成员身份比较单一、有部门或机构支撑的单位群或行业群外,一般随机所建、没有固定人数限制和特定群体身份限制、只具有阶段性功能的微信群,往往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性质,因而信息发布、“人员往来”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动态性。

其三,趋庸附俗,格调低下。很多网民原本素质就不咋地,一介伙夫而已。他们或为博取关注、或为赢得喝彩,热衷按照自己的欣赏口味和价值标准,无所顾忌向群里频繁推送社会负面信息、非主流舆论或来源不可靠不可信的言论,以及趣味低级、品位庸俗的网络段子。为达到吸引眼球、产生轰动效应的目的,有的甚至不惜以身试法,热衷推

送一些子虚乌有、耸人听闻的谣言。

微信群和朋友圈是微信这一社交软件的两项附加或者说自带功能。微信群与朋友圈不可同日而语。在体验上,加入微信群后的信息传达属于被动感知,“你不吃也得吃”;而朋友圈信息则可以主动选择,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,微信对此做了功能设置上的差异化区分。微信群属于公共空间,理论上入群后都有发表言论的权限和自由,这也是微信群很容易产生言语冲突的功能性根源所在;而朋友圈属于“私人领地”,你爱怎么着怎么着,大不了让那些不喜欢看的“他者”将自己屏蔽就是,自己浑然不知又何妨?

因此,对于微信群,笔者向来坚持如下原则:一是当“稀客”,除非受人之请迫不得已,尽量少加入,否则无异于自讨没趣。二是当“看客”,尽量多“潜水隐身”、少抛头露面,不看热闹、不当观众、不参与其中,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,任其自娱自乐就是;尤其对于因特定关系不得不加入的微信群,发言尽量做到少之又少、慎之又慎,祸从口出,不说总比乱说好。三是当“过客”,加入后如发现与与本人关系不大或旨趣不投,果断退出,敬而远之。

在海外封城一年的感想

● 王敏隽

今天距离爱尔兰第一次封城整整一年了,若不细想,真的很难相信这种非常规的生活已经过了一整年。

我至今很清晰地记得去年今天的种种细节,那天政府正式宣布说开始实行居家令,于是下午同事们就如鸟兽散地回家了,路上我还最后去了一趟超市胡乱买了一通,然后拎着大包小包走回家,东西很重,但是心情好像更沉重。那天天灰蒙蒙的,街上有种凝重肃杀的气氛,明明有路人,但是到处都静悄悄,颇有即将大战前的苍茫寂静。

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办公室,完全记不得办公室的密码,也记不清我办公室的钥匙都放在了哪里;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旅行,去年二月最后一次坐了一次飞机,在苏黎世临走那天见证了瑞士第一例感染者,胆战心惊地回来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怎么出过门;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进过餐厅吃饭,每天在家做饭吃饭,偶尔叫叫外卖,现在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味道。

但是,不用去办公室的日子,何其美好,虽然工作内容有增无减但是在家建模总比在办公室建模愉快很多;虽然不能旅行,但每每有阳光,我就度一次假,我还在新家挂了一块大大的世界地图,标出了那些想去的那些国家,也是在标注希望;虽然上不了餐馆,商店也都不开门,但是这里的快递产业终于大幅进步,网购速度虽然比不上国内,也终于勉强合格,现在只要有快递送到家我就当礼物来拆,能开心好半天。

不能出门的日子里,看了很多剧,读了很多书,玩了很多游戏,还因为无聊,看了好多十几、二十年前的剧和书,明明是同样的内容,当时和现今的感受有时却截然不同,就好像在和自己和过去对话般,有许多无法言说的欣喜和豁然。若不是这场疫情,根本不会有这般的闲暇。

如果生活有一天能终于回到从前,这一年会是很特别的一段过往,身体活动上,基本是画地为牢近乎于零,但是心理活动上,反倒因为各种的禁锢而更加富足起来。有很多前所未有的苦闷,却也有很多不同往常的欢喜。有太多时间和自己相处,也就不得不学习怎么样更好地跟自己相处。

这一年,仿佛如修行一般,困居一隅,然则,一花一世界。

我眼中的钟南山

● 上海市第二中学高一(2)班 倪韵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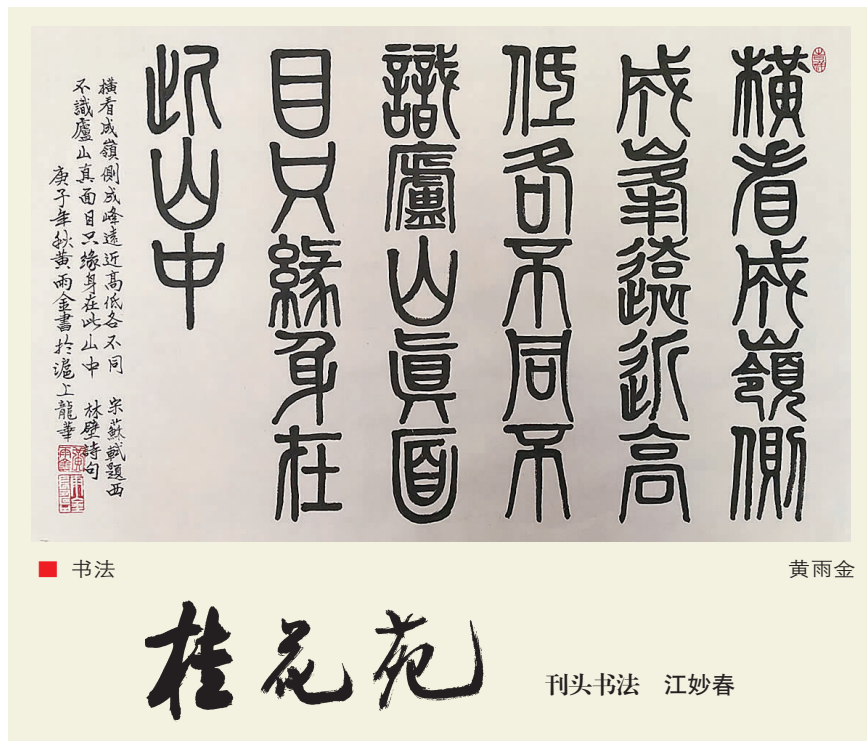
2009年,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,中组部、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了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,钟南山当选。

“科学只能实事求是,不能明哲保身”钟南山不仅医术精湛,医德高尚,他尊重科学,实事求是,敢医敢言的品质更令人敬仰。

2003年,非典肆虐。2月18日,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现典型的衣原体。当天下午,便召开会议进行讨论。轮到钟南山发言时,他却沉默着摇头。他不同意这一方案,认为非典致病的根本原因是一种病毒。经过一番有理有据的论证,会议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结束会议后有朋友悄悄问他:“与官方意见不同,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?有一点点不妥,都会影响你院士的声誉。”而钟南山却反驳道:“科学只能实事求是,不能明哲保身,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!”

4月12日,疫情逐渐加重,各种民间谣言四处流传,人心惶惶。在一次发布会上,有记者问:“现在的疫情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控制?”本以为会听到鼓舞人心的肯定回答,但他却厉声答道:“现在病原不知道,怎么预防不清楚,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,病情还在传染,怎么能说是控制了?我们顶多叫遏制,不叫控制!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!”此话一说口,引来全国哗然。但它却像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,为人民指明了方向,带来莫大的鼓舞和希望。

“没什么特殊情况,不要去武汉”2020年初,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,武汉的疫情情况最为紧急,钟南山在建议公众“没什么特殊情况,不要去武汉”后却以84的高龄毅然前往武



汉,指导防控疫情的工作。

在这个漫长而又特殊的春节假期里,人们的心路历程发生了变化,有紧张、有惶恐、有无助、有沮丧。但他的几次露面,几句话,就足以给慌乱中的人们以镇定和希望。“钟南山没说动,谁都不要动”,可见他的一句话于国人之重要。劝家里的长辈戴口罩,少出门,搬出“钟南山说的”最有效。这一切,源于人们对钟南山无条件的信任。

他就是我眼中的钟南山。他集医生、院士、知识分子、敢言者、全国人大代表、非典功臣等诸多身份于一体。17年前,他的名字在披露非典疫情瞒报情况时横空出世,为世人所熟知、所敬仰。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时,人们对他的情感,已经深厚到必须由沉甸甸的四个字来表达:国士无双。

风筝上的春天

● 张永章

就这样把春天带到鸟瞰的高度
一只风筝,二只风筝,三只风筝……
为没有障碍和猜疑的童年执著牵引

多么优秀的风啊,金色的剪子
剪断了残冬的枯枝和要破蛹的
犹犹豫豫的迟疑

一只风筝看见
走向遥远的河床挂满了朦胧的卵石
高空之下,静静的河水

缓缓地静静流淌着小船破冰的恋情

而更多的风筝必将会与雾一样的雨水相遇

还有一群想唱歌的雏燕
它们的翅膀将会被打湿
同时感受到一种搏击的沉甸
而他们 will 飞得更为沉稳

喜悦的力量
因为这雨水深藏着上升的秘密
天地之间所有的风筝都看见了
波浪船起伏的青草煽动绿色的火苗
任野桃花的初潮,风一般飞溅

一个童话的世界就这样构成
一只风筝,二只风筝,三只风筝……
风筝上的春天就是飞翔的家园